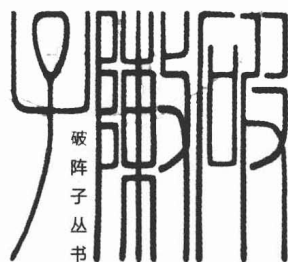


□□□□□□□□□□



□□□□□□□□□□



第九次 在天堂

□□□□□□□□□□

裴山山 著

□□□□□□□□□□

□□□□□□□□□□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九次在天堂 / 裘山山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229-12567-7

I. ①第… II. ①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93235号

第九次在天堂

DIJIUCIZAITIANTANG

裘山山 著

策 划: 同耀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军

责任编辑: 徐宪江 王春霞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销编辑: 张 宁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8.5 字数: 160千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裘山山，女，1958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全委委员，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作品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鲁迅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并有部分作品被翻译为英文、日文和韩文。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我的爱情绽放如雪》等，散文集《女人心情》《五月的树》等，小说集《一路有树》《戛然而止的幸福生活》等，电影文学剧本《我的格桑梅朵》《遥望查理拉》等。

这是我的第十本散文集。如果溯源，我的写作是从散文开始的。

刚当兵时，连队想培养我搞新闻报道，可我怎么也写不好，为了完成任务，我就试着写散文，没想到第一篇就发表了。那是1978年，我当兵第二年。之后又接二连三地发表，其中刊登在《解放军文艺》的一篇，还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成了配乐朗诵，按当时部队的说法，算是上了中央级报刊。于是部队开始下大力培养我，让我参加各种学习班创作会，甚至还让我参加了四川省“文革”后的第一次文代会，成为会上年龄最小的代表。我跻身在无数德高望重的艺术家中，不知所措，惶惶不安。

现在我写作者简介，常把自己发表作品的时间推后到1984年。因为那一年我在《昆仑》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之前的几篇散文在今天的我看来不能算文学作品，只是没有错别字的作文而已，思想性和艺术都乏善可陈，提起赧颜。

但我必须承认，正是它们极大地鼓舞了我，让我认定自己是应该

走或可以走文学创作这条路的。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一直是小说和散文并举，从来没有重此轻彼。坦率地说，我在小说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散文要多得多，但我在散文上的收获却大过小说——如果用出书和获奖来衡量的话。迄今为止，我已经出版了九部散文集和两部长篇散文，先后获得过鲁迅文学奖（长篇散文《遥远的天堂》），冰心散文奖（散文集《从往事门前走过》），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一等奖（长篇散文《亲历五月》），在场主义散文奖（散文《行走高原》），以及全国报纸副刊金奖、上海新闻一等奖、四川省报纸副刊一等奖，江苏省报纸副刊一等奖等。可以说，几乎每年我都有散文获奖。

很多朋友告诉我，他们喜欢读我的散文，是因为我的散文有亲和力，能令会心一笑，或感动落泪，是一种近距离的交流。这也让我更乐于写散文。散文是生活的馈赠，是人生路上的树木。所以真诚和朴素，是我写作散文不变的追求。如今，那个充满激情的女战士已经在经历了四十年的军旅生涯后，成为一名退休军人了。但她依然热爱散文，依然喜欢用散文的方式回眸军旅生涯，抒写军人情感。

在写作的路上，我是从散文出发的，最终还是会回到散文。因为写散文对我来说不是创作，而是心灵的表达，是纪念曾经的情感和生活。而这部散文集，则是对我曾经的军旅生涯最好的纪念。

2017年清明

目 录

辑一	2 西藏的树
	9 吟唱高原
吟唱高原	20 守望三一八国道
	32 高原的一个夜晚
	47 一本书的幸福
	52 黄连长巡逻记

辑二	62 樟木的青春
	74 世界最高处的艳遇
那时的爱情	79 爱情然乌湖
	84 那时的爱情
	90 第九次在天堂

辑三	102	一个军事记者的十次车祸
一个人的远行	119	我一直叫你家海
	127	一个人的远行
	139	擦肩而过的二等功
	144	最后一程
	149	和徐贵祥做朋友的N个理由

辑四	158	从绝境中突围
寻找	170	龙宝坪大营救
	175	英雄有名
	187	蓝天上没有鹰的痕迹
	195	飞起来吧我的战机
	213	从凤凰山起飞
	223	战后故事
	232	寻找

辑一

吟唱高原



一直听说日喀则郊区有一片红树林，很漂亮。我去过日喀则多次了竟不知道。听名字像异国风景。那次工作全部结束后，我们就起了个大早去看红树林。可惜老天不给面子，阴着。我还是第一次在日喀则遇到这样的阴天，很有些不习惯，好像不是在西藏似的。

街上很静，也许这个城市就没有嘈杂的时候。年楚河静静流淌着。我们没行多远，就看到了那片树林。的确很大一片，而且树干很粗壮。

红树林其实不红，它就是柳树林，同样是绿的树冠，同样是褐的树干，与其他柳树一样。风吹过，也同样摇曳着，婀娜多姿。

这些柳树不知道有多少年了，也不知道是谁种下的，在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霜雨雪后活了下来，活成了一道风景。其中最粗的几棵，树干被涂成了红色，是那种寺庙里特有的红色。分区的同志说，那是喇嘛涂的，他们认为这些树是神树，涂以红色表示吉祥。红树林的名字，也是因为这几棵树而来。

在我以往的感觉里，柳树是柔弱的，是纤细秀丽的。比如我故乡西湖边的柳，它们和桃树夹杂着，沿堤而生，与西湖秀作一处，十分和谐。但在见到了西藏的柳树后，我彻底改变了看法。原来柳树是那么强壮，那么有耐力，耐寒、耐旱、耐风沙。它们经常出现在不可思议的地方，图解着“绿树成荫”这个词。尽管它们的枝叶仍是摇曳多姿的，但树干强壮如松柏。

川藏线上的白马兵站，有一院子的大柳树，那柳树密集到盖住了整个兵站的院子。你在别处若怕太阳晒，得费点儿劲才能找到树荫，但你在白马兵站，想要晒太阳的话得走出院子去。这让我发现，柳树也喜欢群居呢，一活一大片。

我们走近看，这片柳树林都是西藏特有的左旋柳。树的枝干是旋转着生长的，模样很像小时候我帮母亲扭过的被单，当然，人家比被单粗壮多了，硬朗多了。

我们在红树林恭候了很久，太阳始终没有出来。这意味着，我还得再去看它们一次。我太想看到它们在阳光下的样子了，那会是一幅完全不同的美景。

我喜欢西藏的树。

不仅仅因为在西藏树很珍贵，更因为它们所呈现出来的美丽，非同一般。你在西藏的路上跑，要么看不到树，一旦看到了，肯定是极其茂盛、健壮的。即便脚下是沙砾，枝干上覆盖着冰雪，它都充满活力。也许真正健壮的树，恰是因为经历了风霜雨雪的，恰是在最难成

活的环境里活了下来。

特别是往日喀则方向走的时候，汽车沿冈底斯山脉前行，一路看到的，全是褐色的山峦、褐色的沙砾地，没有一点绿色。但是走着走着，你眼前突然一亮：某一处的山洼，一股清泉般的绿色从山中涌了出来，那便是树。数量可能不多，可能成不了林，但只要有树，树下便有人家，有牛羊，有孩子，有炊烟，有生命。你就会在漫长的旅途中感到突如其来的温暖和欢欣。

我不知道人们是居而种树，还是逐树而居。

西藏最茂盛的树木，当然在海拔相对低一些的藏东南。如果你去米林，从山南翻过加查山之后，一路上，就经常可以看到大如天伞的树了。一棵树就遮住一片天。我记得有一棵大核桃树，极其壮观，恨不能把整个村庄都罩在树下。站在树下一抬头，满眼密密匝匝的，全是圆圆的绿皮核桃，像挂满了小灯笼。我很想把它照下来，却怎么都无法照全，好像我面对的不是一棵树，而是一座果园。

军区大院的树，也很棒。路两边和办公区里的柳树都那么粗壮，那么茂盛。都是左旋柳，是高原特有的一种柳树。我在内地的确没见过这样的柳树，我在猜想，是不是因为它要躲避风雪，扭过去扭过来，就长成了这样？枝干很苍老，纵横交错的树纹昭示着它们生存的不易。但树冠永远年轻，永远郁郁葱葱。

这些树，都是当年十八军种下的。五十多年前十八军到拉萨时，军区大院这个位置是一片荒地。要安营扎寨，首先就得种树。树种下

了，心就定了。树和他们一起扎根。他们种了成片的柳，成行的杨，还有些果树和开花的树。我在司令部的院子里，就见到了一棵美丽的淡紫色的丁香，细碎的小花在阳光下静静地开放。

人们常说西藏是神奇的，在我看来，神奇之一，就是栽下去的树要么不能成活，若活了，风摧雪残也一样活，而且必定比内地长得更高更壮。如果是花，必定比内地更美更艳。如果是果，必定比内地更香更甜。据资料记载，20世纪50年代初十八军为了在西藏扎下根，自己开荒种地，种出的南瓜萝卜，每个都大如娃娃，重达五六十斤，土豆一个就有半斤。蔬菜丰收的时候，当地百姓看得眼睛都大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十八军当年种下的树，如今早已成行，成林，成荫，成世界。每棵树都记录着拉萨的变迁，记录着戍边军人走过的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在我看来，它们个个都该挂上古木保护的牌子。

我去海拔最高的邦达兵站时，非常欣喜地看见，他们在那里种活了树。邦达海拔太高，气候太冷，方圆几十里从古至今没有一棵树。据说曾有领导讲，谁在邦达种活一棵树，就给谁立功。我去之前，听说他们种活了一百三十八棵，不知他们立功没有？

那天我一到邦达兵站就迫不及待提出要看他们的树。站长虽然忙得不行，还是马上陪我去。站长穿着棉衣，棉衣上套着两只袖套，别人不说是站长的话，我还以为他是炊事员。他把我带到房后，果然，我看见了那些树，是些一人多高的柳树和杨树。尽管寒

风阵阵，树的叶子毕竟是碧绿的，昭示着它们的勃勃生机。站长坦率地告诉我，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又冻死了几棵，现在已经没有一百三十八棵了。不过，站长马上说，今年春天我们在新建的兵站又种下去二百多棵树，大部分已经活了。站长的样子充满信心。

我真为他们感到高兴。树能在这里存活，实属奇迹。这里不但海拔高，而且气温极低，年平均最高温度十五度，冬天常常降至零下三十多度。四周全是光秃秃的山，不要说暴风雪来临时无遮无挡，暴风雪不来时也寒冷难耐。种树时官兵们先得挖上又深又大的坑，将下面的冻土融化，然后在坑里垫上薄膜，再垫上厚厚的草，以免冰雪浸入冻烂根。树又比不得蔬菜，可以盖个大棚把它们罩住，它只能在露天里硬挺着。冬天来临时，官兵们又给每棵树的树干捆上厚厚的草，再套上塑料薄膜，下面的根部培上多多的土，然后再用他们热切的目光去温暖，去祈求。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要能搬进屋他们早把树搬进屋了，甚至把被窝让给它们都可以。

一旦那些树活过了冬天，春天时抽绿了，那全兵站的人，不，应该说全川藏兵站部的人，都会为之欢呼雀跃。可这些树并不理解人的心情，或者理解了，实在没办法挨过去。有些挨过第一个冬天，第二个冬天又挨不过了。有些都挨过两个冬天了，第三个冬天又过不去了。谁也不知它们要长到多大才能算真正的成活？才能永远抗住风霜雨雪？谁也不知道。因为这里从来没出现过树。

但这并不影响邦达人种树的决心，他们会一直种下去的。他们要

与树相依为命。终有一天，邦达兵站会绿树成荫，那将是些世界上最高大的树，是需要仰视才能看到的树。

西藏的果树也很著名，尤其是苹果树。西藏栽种苹果树的历史，是从十八军开始的。据资料记载，十八军政委谭冠三，是个喜欢种树的人。他号召各部队进驻西藏后，一路种树。官兵们就从内地带去那些适合高原的树苗，想尽一切办法让它们在高原上成活。谭冠三还亲自试种苹果树，在他的带动下，苹果树终于结出了又甜又脆的苹果。所以西藏的苹果有两个名字，一个是“高原红”，一个是“将军苹果”。

我第一次去林芝，就对那里的苹果树难以忘怀。正值秋天，一路上都能看到树上挂着累累的果实，营房前后也到处飘着苹果香。我们早上出发的时候，就从门前的苹果树上摘一些苹果扔在车上，一路吃着走。那感觉真是好。

西藏的日照充足，水又纯净，所以苹果特别好吃。我在185医院采访时，还吃到了他们自制的苹果干。那里的医生护士告诉我，她们每年都要把吃不完的苹果晒成干，带回内地去，给家里人吃。他们觉得自己一年到头待在西藏，什么也不能为家里做，这是唯一能贡献给家人的了。

其实他们的贡献，树都知道。

或者说，他们就是高原上的树，是最顽强的、最挺拔的树，亦是最美的树，四季常青，永不凋零。

如果说在西藏，天有多高，山就有多高，那么，比山更高的，就是树了。它们生长在西藏那样高的山上，肯定比别处的树更早地迎接风雪，也更早地迎接日出。

对这样的树，我充满敬重。

何海斌斜斜地靠在越野车旁，跟几个走过他身边的藏族小学生打招呼，逗他们，小学生也嘻嘻哈哈地反过来逗他。我一眼看见，心里一动：如果不是那身衣服，他可真像个土生土长的西藏人。黑黝黝的脸庞，加上一副自在的神情。

何海斌是拉孜县人武部政委，上校军官。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我们《西南军事文学》的作者、诗人。所以，当我在路上发生严重高原反应，被同行的三位坚决阻止继续往前走时，他立即说他来接我回去。

所谓“往前走”，就是去海拔更高的边防团；所谓“回去”，就是返回日喀则。我自然是服从了。虽然半途而废有点儿没面子，但面子比起性命总是次要的。

一旦做出决定，何海斌便以军人的果断和迅速出现在了我的面前，370公里的天路他仅跑了四个小时，令我十分感动；但同时，他又以军人少有的絮叨陪了我一路。每当我因为缺氧昏昏欲睡时，他总会把我喊醒：山山老师我跟你说嘛……或者：山山老师你看过某本书